

一部讲给渴望快活男人们的读物

决定快活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朱新建 · 著

假如我是上帝，我就会给亚当先生一位这样的伙
伴：“她长得漂亮自不必说了，没有事业心，有事业心
太累。爱点小享受，喜欢吃巧克力而且一定要某种牌
子的。喜欢大男男不就没劲了。喜欢搜集各种夹腿器
跟口红这样的小玩意儿，总是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安
理一个漂亮的小皮卡便会愤愤地尖叫。有点懒惰，大
约跟屁股了也不肯起床，但不起床又睡不着。于是她
看你要一个好玩的故事，你亦不必大费脑筋，随便讲
一个最傻的，她就乐得满地打滚儿。”



决定快活

朱新建 · 著

假如我是上帝，我就给亚当先生造一位这样的伙
伴：“他长得漂亮但不花天，没有野心且一定爱其伴侣
太甚，爱点小事儿，喜欢小巧玲珑，喜欢烟盒各种各样
字样的，喜欢大容易买就没有了，喜欢烟盒各种各样
颜色的各种的小玩意儿，烟盒在百万商店的烟盒里
取一个漂亮的，小宝贝便爱得如痴如醉。有点贪，
照照镜子瞧了瞧自己的脸，便不赶去大商店，随便从
一个橱窗前，她就乐得流涎打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定快活/朱新建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104-02981-6

I. 决… II. 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1724号

决定快活

责任编辑: 左灿丽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2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千

图 片: 55张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981-6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朱新建—



1953年生于南京
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
现为南京书画院画家
出版个人画集多种

.....



戈鲁著

《快乐老家》

一部讲给怀旧女人们的读物



[策划/石头·剪刀·布]

责任编辑/左灿丽

[装帧设计/二月书坊]

封面设计/林墨白

艾瑞克·费谢，美国新绘画创作中最大胆的情色描绘者，曾经瞧着罗丹晚岁的女体速写大发感叹：

他怎能保持如此旺盛的性欲？！

论情色画面的惊世骇俗——群交、乱伦、性错位、性变态——费谢远远超过罗丹。不错，罗丹近百年前的雕刻在他的世纪同样惊世骇俗，但二者的差异并非情色（有如欧美电影的分级制），而是文化差异：在罗丹的时代，情色主题是热烈的、诗意的、美学的，大致不出浪漫主义范畴；费谢的时代，则情色主题往往是冷峻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在“后性开放”的时代与国度，费谢不愧画眼独具，罗丹那批最为私密的女体速写仍在提醒他：情色绘画最珍贵的核心，是性欲本身。

是的。在情色创作被取消所有禁忌的时代，像费谢那样敏锐的画家可能会意识到性欲的失落以及因此而来的暧昧：他大步踏入罗丹不敢梦想的领域，可是不禁钦羡，并自知难以企及的，竟是前辈“旺盛的性欲”。

欧美大量情色绘画及影像作品，眼下无缘在这里出版。当费谢给美国中产阶级扔出他那批攻击性的情色作品，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时的中国才刚进入后文革时期，性的话题以及创作禁忌，坚固如昔；日后全社会与艺术创作对于性问题的宽容、开放及非正式的局部解禁，则尚未开始。这时，金陵城下的朱新建以他放诞无忌的天性，画出了第一批以江南女子为主角，姑且可以称之为“情色”作品的水墨画。

既不是罗丹式的女体写生（八十年代在中国学院恢复的人体写生毫无“性趣”），更不是费谢的情色画面（他的画十之六七出现男女交媾的姿态），朱新建的画中其实没有“性”，至多只能被看作是性的幻想、随笔、涂鸦，公布着作者的意淫——在他画中的女子都是臆想的、杜纂的、同一的：丰乳从胸罩的花边呼之欲出，褰衣故意褪到腿根，露出臀沟，这位被作者指定扮演“闺房独守”的小姑子似在沐浴或性事的前后，抑或正在乘凉而“思春”。她是谁？若论日常真实，朱新建眷顾多年的“水墨春妇”甚至不如她身边的窗栏椅凳更可信，然而正是这位风骚得不成体统的“她”，替男性作者勇敢宣告了“性欲”在绘画中的权力。就我对八十年代的记忆，是朱新建率先在绘画创作中为“性欲”正名。当年，随便哪位中国男人若是见到这些画，一定在瞬间即被点穿了自己心中的淫念。

率性、闲情、颓废、墨戏、小品、新文人画……如今我们有许多现成的形容词描述这批作品。但我关心的是它的历史性，以及，

被费谢一语道破的“性欲”——当九十年代的后生远比朱新建更大胆更放肆更活泼地描绘性主题，回看新建的作品，我想起费谢对罗丹的带有嫉妒之心的敬意。我猜，费谢所艳羡者并非“性欲”本身，而是“禁欲时代”初开之后的文化“语境”，这“语境”的珍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远甚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更别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掀起性解放运动的美国。在裸体艺术源远流长的欧洲与宋明理学治下的中华帝国之间，在美国嬉皮士运动与中国的政治运动之间，性欲，及表达性欲的勇气——或灾难——其命运的共相与殊相，不言自明。

不同期的艺术是可以被超越的，性欲难以超越，尤当性欲的表达遭遇时代赋予的语境。仅就性欲的层面，新建的作品同时超越了古人的春宫画。他的画从未出现男女行房，他使我们承认：在臆想中被窥看的小姑子更其性感，而巷陌妇人身著亵衣——甚至牛仔裤——在当代市井的家居环境中发呆，要比赤条条的肉体更其楚楚动人，并足够引发日常的淫念，仿佛她就在楼下或隔壁——最后，笔墨宣纸也是“性欲”的对象，新建下笔如同面对肉体，淫心跃动，近于狎：他的“新文人画”存心背弃文人画所有元素与规矩，犹如将文言彻底白话、口语化、方言化，当我们目击画中那无辜的骚女子，真像是听一句苏北苏南的淫语，露骨而亲昵。

女子与宣纸，何者更淫荡？这道题，于画家恐怕两难。另一位自称“采花大盗”的旅美情色绘画老前辈丁雄泉，爱煞画画，爱煞女人，女人是花，画也是花。我与他识面交谈，实在是极良善的

人，不过他的语境自与新建大不同：他在自由世界花丛中，新建是曾在人性人欲横遭封锁的闾巷间成长，而野草春风在闾巷。

当年福楼拜过堂受审，为《包法利夫人》的海淫情节坦然自辩：“不要去查证那位夫人，她就是我。”在与百年前罗丹、福楼拜略相近似的文化语境中，今天，我们不必揣度谁是新建画中难以自弃的风流女子，“她”根本不存在——纠缠于自己的欲念，新建一再一再描绘她，他应该知道：“她”在哪里，“她”是谁。

Index 目录

陈丹青 / 读朱新建美人图

/2 女人
/16 色情
/30 快活
/52 玩乐
/74 朋友
/98 读书

/124 文化
/150 艺术
/178 人物

附

/196 与阿城关于书画的对话
/216 关于贾樟柯电影的对话
/238 与张铁林关于收藏的对话

假如我是上帝，我就会给亚当先生造一位这样的伙伴：“她长得漂亮自不必说了。没有事业心，有事业心太累。爱点小享受，喜欢吃巧克力而且一定要某种牌子的。否则太容易买就没劲了。喜欢搜集各种类似胭脂口红这样的小玩意儿，倘是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发现一个漂亮的小发卡便会惊喜地尖叫。有点懒惰，太阳照屁股了也不肯起床，但不起床又睡不着。于是缠着你要一个好玩的故事，你亦不必太费脑筋，随便讲一个最傻的，她就乐得满地打滚儿。”

白先勇的小说里，用过一个当初上海滩声色场中小姐妹骂人的闲话叫：“稀罕物儿”，说的是一种“腔调”。其实也就是在新版《新华词典》里查不到的那个“X”字。可见那“话儿”还是不能让人多看，否则就不“稀罕”了。那就应了另一句比较“草根”的骂人话叫：“贱货”。

我看一个女人首先是看到她的外貌，实际上她身上肯定有别的东西，她的阅历，她的文化结构，她的文化理想等，很多东西。明朝有一个文人说，美人姿色其次，最重要的是韵致，整个产生的味道。我个人以为，有两分姿色，这是一个平台，剩下就是她的

灵气，这个女人聪明，这个女人她懂什么是人什么是事儿。我开玩笑说，一个女人长得漂亮一点，可能就比较傻；一个女人又漂亮又不傻这就很难得了，但这人肯定事儿得要命，肯定惹不起；这个人又漂亮又聪明又不事儿，挺朴素的，该怎么着怎么着，那这人国宝了，但她可能就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也挺没劲；你说这个人还兴致勃勃，什么事都感兴趣，那这女人肯定倾城倾国，可以乱国家，乱公司，可以叫老板跳楼。

曾经有一届慕尼黑电影节用我的画做过海报，当地一些妇女组织看见海报竟然组织去抗议、游行，抗议这个电影节为什么用这样的作品做海报，意思就是对妇女不尊重，她们抗议这种东方的把玩，把女人看成玩物的态度。后来德国一个报纸来采访我，我说这是艺术品。你比如说猪八戒，讲起来是男人吧，我们把猪八戒写成这样以后，有男人组织游行吗？没有，它只是一个艺术类型啊，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是猪八戒。我也承认肯定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都是我描写的这种倾向，只不过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喜欢取女人身上这一面来写而已。

我觉得北京有这样的女人，就是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都不论，满口说的话也是半真不假，你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其实她心里头明白着呢，你以为她很好欺负，实际你跟她混了半天，什么都没碰到，我觉得这种女孩挺好玩的。南京的女人没有聪明到这个程度，可能跟阅历、见解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女人肯定得有一定阅历。

“女人”不是人。这里指的“女人”，是在进行“男女”游戏时候的女人。她们为悦己者消费高级化妆品、为悦己者“嗲”、为悦己者“漏一抹酥胸”、为悦己者“露肚脐”，为悦己者穿“丁字裤”……

一个女人如果摆脱了这个“角色”的扮演意识，当然还是“女人”，但那种女人多没劲啊。

女人“扮演”，当然是需要有“本钱”的，芙蓉姐姐主要问题是太没有本钱，光有革命态度当然不行。好比一个丐帮的英雄拎了一桶泔水到处哭着喊着要请客，谁敢下嘴。麦当娜就好一些了，有些本钱，她也喜欢“请客”，肯“赏光”的人就多多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么，NN的。

我画的是我认为的自己喜欢的、喜欢的好看、喜欢的她的诱人的地方，我没有专门盯在一个爱情上。李小山说过，朱新建画的女人，没有职业，没有道德，没有思想，只有春困，只有性欲，等等。他当然是批评我的意思，但是我以为他说的是对的，所以这段话我经常引在我的各种评论的书上。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就说，李小山说得对，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女人，一个女人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她不可能光有跟男人搞来搞去的这一面，她有她的文化程度，她有她的固定职业，她有很多很多很具体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在一块，有时候往往会让你忽略掉她是一个好看的女人还是不好看的女人，就像会有人关心居里夫人好不好看吗？没有人关心。所以实际生活中没有一个抽象的女人，就

像实际生活中也没有一个抽象的男人，甚至没有一个抽象的人。
这个在哲学上很难给定义。

女人的“本钱”不光指脸蛋、大腿什么的，“本钱”还包括了她的“腔调”——，就像上海话说“马相”，而不说“三围”。有些站在街头，几十元钱可以“搞掂”。有些可以垮公司、败家、亡国……讲起来，也就是一眼眼“腔调”不一样。

女人同时也是男人的“铁十字勋章”，男人的“牛逼”，流氓、艺术家、大款……都靠“艳遇”在炫耀自己。

“女人”这个话题过于广阔，无论从“哲学”、“艺术”、“政治”或者“性”哪个方面都不能说清楚。“女人”这个话题甚至比“男人”还复杂，因为好像一般没有人把“男”当个话题来说。

“画”女人，与“写”女人几同。满纸写“X部”“乳房”“大腿”的，网上另有一类，经常被关，要换地址。印在纸上，则合“小瘪三”躲在弄堂壁圪劳儿里贼眉鼠眼地兜售：“阿要，交关好看呢。”反正，“文学”是弗大好算格。此所谓“一团肉”格。于是另有“蒙娜丽莎”格，此一格一般刚，二十岁年纪往后，肯读者鲜。骑于两格之间者，或有“只因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之类。文字太实，于是，画。

老年痴呆少年辰光画“女民兵”“女赤脚医生”“女知青

年”……脸儿不当心画的好看一眼，小奶子不当心画的翘一眼眼，小屁股不当心画的肥一眼眼，自己悄悄过瘾之外，还“脱产”参加了“工农兵业余革命美术创作学习班”。那时候，自己也喜欢写东西，后来发现“革命文学”实在太难弄，还是画画比写字好混。老年痴呆现今画女人，想找“临去秋波”那一路，不容易。

鲁迅说，有人希望天下只剩了他自己和皇姑和一个卖大饼的。天下最基本的，无不过一个皇姑一个大饼这两件事。在皇姑和大饼之间又多出了“政治、哲学、艺术……”这些事。

比如说一个女人什么叫好看的，双眼皮就好看么？长得跟母夜叉似的那叫好看么，你说她三围数字标准，但长得跟老母猪一样的也太多了，还有那种女孩子三围数字怎么都不对，但是你怎么看她怎么舒服，然后她也很有教养，你也觉得舍命都愿意帮她一下，这个都不好说的。

有的女孩也喜欢有“才气”的男生（比如，会背唐诗）。但男孩如果漂亮，那魅力依然是无与伦比的。男人会“嫖”是不稀罕的，男人倘若“牛逼”到有“卖”的资本，还是很教人羡慕的。

刚才看了一个香港早期电影：叶玉卿演一个小妓女，陪一个南非来的傻公子哥儿去看一个很“高级”的话剧，舞台上三个男演员大声不停的在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小妓女觉得这太好笑了。

男人看人，眼光比较“赤膊”。女人天然不是。有张好的“新皮”，做人的颜色也不一样。《金瓶梅》中的西门先生还是怜香惜玉的，某不上册的婆姨床上好像讨过什么的，西门先生满口答应（记忆不一定准确，要核查一下）。女人比输赢，又不能脱了比，还是比身外飘荡的东西。

女人不稀奇，稀奇在写。《静静的顿河》，阿克西利亚去井台打水，葛里高里看到她的布裙子的腋下是被汗水浸湿的黄斑。《娜娜》，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的伯爵在娜娜的化妆间里“不在意”地看到娜娜的大腿，感觉是第一次见到女人的裸体。托尔斯泰写《复活》写了无数的开头，最后把那个小美人写成个“斜眼”。

什么样的女人性感？一般来讲，好像有年龄差别，特别小的小孩儿，脸还是重要，稍微有点年龄的，就要看身材，就是，少年时期，喜欢以脸作为评判标准。

女人难画，是在不好直接画一团肉。肉不是不好吃，吃饱了再看就很惹气。而画是要人一看再看的。挂在墙上，天天面对，天天想吃，惹气，均折寿。也不好画成一团雾。画雾是最低能最忽悠的，比“拆白党”还缺德。“拆白党”先要拿块肉出来，哪怕是从咸肉庄赊来的，画女成雾还要人叫好，拿人当寿头洋盘屈西哉。画女人，也就是肉团中找她蒙娜丽莎的地方。也许腿弯，也许腋下，也